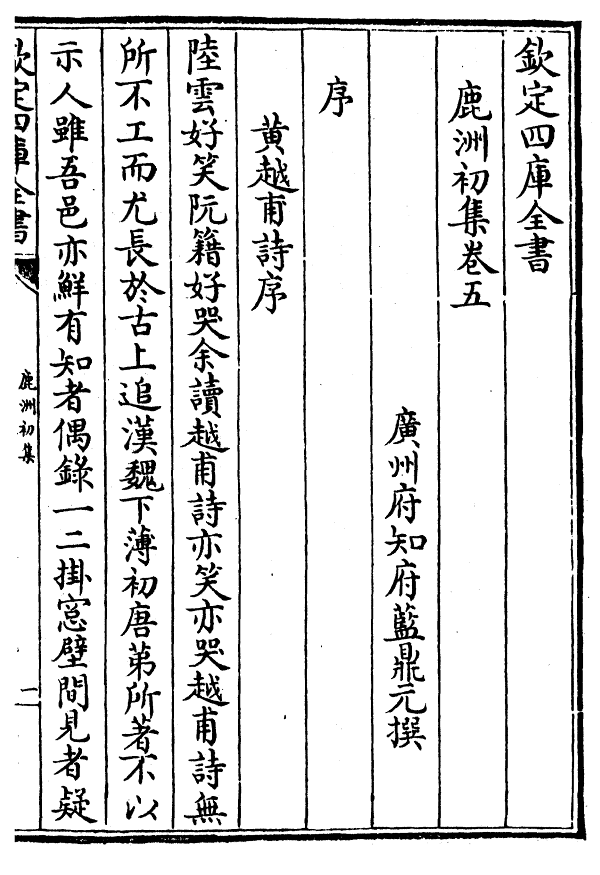


集部



鹿洲初集卷五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序

黃越甫詩序

陸雲好笑阮籍好哭余讀越甫詩亦笑亦哭越甫詩無所不工而尤長於古上追漢魏下溥初唐第所著不以示人雖吾邑亦鮮有知者偶錄一二掛窓壁間見者疑

古樂府初不知為越甫之作也越甫美鬚髯慷慨謇特有古道與之處如對叔度鄙悋咸消使越甫不欲藏其名挾其具以遊吳越走京師名公卿間復何有于今之詩人哉乃兀坐窮廬併其詩而亦隱焉古之君子獨言而恐人聞獨行而恐人見越甫之謂與此余之所以喜而不覺逌然笑也越甫嘗執贄先君其尊人長民先生先君好友也憶余總角時隨先君過先生家一時名士雜遝角幟詞壇越甫從旁吟咏先君每擊節焉未幾先

君棄世又數年而長民先生亦溘然長逝荒草茫茫白楊蕭蕭痛於何極此余所以讀越甫詩不覺百感交集未及終篇而繼以哭也猶幸越甫有先人風立身行已矯矯拔俗使余得師資友益篤兩世昆弟之交不然而余悲又何極乎夫蘭生幽谷無人自芳玉藏深山太璞自完越甫詩不聞於世斯其所以為越甫也觸於喜而笑觸於悲而哭隨乎情之所至余亦不得而主焉丙戌夏四月同人將梓越甫詩以行越甫不聽余因袖其集

弁數言而歸之

鹿皐詩序

鹿皐余總角好也長余半歲余九齡失怙鹿皐年十五喪其尊人孤苦蹭蹬同學相切磋哆哆昂昂相期許欲以文章事業名于世既受知邑大尹四明陳公學使者歸安沈公喜其潛心聲律有得於風人之遺故鹿皐獨以詩名余頻年奔走乞食雖有意摹古人文妄希著述不過力爭於窮愁勞瘁舟車戎馬之中輿載籍相見之

時少欲浸淫於詩未能也夫詩之道良難矣心麗氣浮不可以為詩格弱調卑意雜味短詞野字俗庸腐淺陋雕鑿小巧皆不可以言詩也故欲老欲清欲雅欲深欲純雄渾沈痛悲壯蒼古優游平淡各造其極方為得之非十年讀書養氣其孰能與於斯小夫學究烏喙駃舌悍然以騷壇牛耳為已任無怪乎言詩者多而如鹿臯者百無一二也昔人謂詩必窮而後工蓋亦有為而云殊非通論窮者勞筋餓膚幽憂拂鬱砑砑無所成就發

之于詩鏤心嘔血悲悽激楚之韻或足以動天地泣鬼神而和風慶雲清廟明堂之氣有所不足則亦非邦家太平之瑞也文章與國運相關盛世元音晚季變徵低昂正自有辨士君子不幸而窮當藉為他山攻錯進德修業之資而往往狂跳叫號墮造物之坎窞束縳顛倒頹廢百端何工之云鹿臯詩温厚和平在六朝盛唐間韓子所謂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者舍鹿臯奚屬哉自為沈陳二師所欣賞而觀察李祁山及閩南後先諸當

道無不膽炙求之詩名久籍人口余東征還棹更讀鹿臯新吟與前所見又進而深卓乎可名於世余不勝慨然愧不如鹿臯遠甚也鹿臯喜臨池善楷法書淳化帖釋文十卷刻諸石以行價重薦福且其才可用顧併踐昔日所期於事業者加之意無使世俗以區區詩文了儒生分量也因為序其集且相與共勗焉

李遜唐時文序

余女弟夫李遜唐與余少同學年相近癸未童子試並

受知學使沈心齋先生余時從師校士上游周流八郡自是而後每以家食奔走風塵十年之間在他鄉者八九遙想遜唐高卧山齋安居樂業大肆其力於文章閎古人之堂奥其為霄壤未可言盡也辛卯夏奸人搆釁族中有力者擠之禍且不測遜唐遂竄身遵海逃竄嶺南間關跋涉於荒煙瘴癘之區辛苦莫可名狀猶時時拈題課業以娛其親每遇松陰野渡旅館僧寮意有所觸輒於文焉發之父子相對嘯歌陶然自樂若不復知

有歸計者越明年當事者憫其宂始得還鄉尋以大中丞潪公文章知已復已去之籍學使者張公稱為八閩秀傑聲震三山延建上游素不相識之士莫不來讀其文爭覩其人以為快鄉闈落第泉塞將歸又以中丞公命與余同事鼇峯因于暇日衰平昔所為文屬余序之余惟時文一道本非可見諸施行有益於民生國計又非可與經史百家並垂不朽特為國家以此取士不得不鏤心刻骨敲戛金石期足以輔翼經史黼黻皇猷然

而淺夫掇取油滑學究勦襲餖飣紆青拖紫有如拾芥以此博科名即以此操衡量悠悠天下求其真能文與真能知文者百十人中曾不得一二焉今觀遜唐之文高華沈實其氣沛然一往而不可禦其舉動雍容閒雅有佩玉鳴珂之度見理明立論正不為偏陂詭異靡曼庸俗之談固應為高下所共賞而亦至今顛倒險巇行年三十未脫泥塗人生遇合遲速之間真不可問矣然造物生才終必有用其挫不力則發不宏譬猶參天之

木苦以斧斤而成梁棟之用長溪大河之水廻山觸石衝磕淜湃輾轉蜿蜒數千里而達於海大屈大伸自古然也向使遜菴弱冠登巍科懵然不知人世之甘苦君子且以為不幸即不然而安常處順所見者小所就亦必有限孰與夫身經艱難動忍衡困歷名山大川之險易觀王公大人之舉止察消息盈虛之有數覽禍福倚伏之無端有以開擴其心胷而磨鍊其情性哉小人設穽張機適足為君子進德修業之助天之所以造就遜

唐非偶然也遜唐方卧薪嘗膽深自奮勵以期不負知已將必大有以表見於世而非區區時文之末者余又將與遜唐共勉於無疆焉

王滋畹歷試草序

人生知已自古為難故士之泥翻淖屈焦尾哀音者常恨不得起中郎於今日而稽之拜之嗚呼其亦實有可感者也當世以制科取士士競習為科舉之文鏤心嘔血刻意時趨若宇宙間經天緯地之事業無有出於此

者既已敲金戛玉學成一家而聞者見者熟視猶之無覩幾欲發狂跳𤴓乃有人焉開鴻濛具隻眼相賞於驪黄牝牡之外拂拭顧盼不能自已則知己之感没世猶將不忘此吾友王滋畹所以惓惓於歷試草而不忍置也滋畹與余少同學又早孤赤貧境相類滋畹能孝友於其家不以孤苦貶其志沈酣經史若飲食嗜欲之不可離憶余辛巳歲與滋畹秉桴西湖以經學相切劘中流高歌視天下事無足措置者至溺水中猶抵掌笑語

以為樂當時滋畹已能文衆論未歸也未幾受知邑大尹四明陳公有國士之目三試連冠童子軍而郡刺史趙公學使者楊公范公皆知之遂乃聲震梁鹿衆論大定戊子辛卯鏖戰棘闈遭時按劍環念知已弗能忘情以壬辰讀禮之暇裒其歷試所為文屬余序之余惟滋畹之文閎中肆外有典有則固與夏鼎商彝同為三代之法物幸遭盛世博古者多宜知已若斯之衆也顧學期有用充時文之大用不過弋擭科名即使傳之不朽

亦等雕蟲細玩何補於世道人心余顧良友之日躋日上無徒以是為絶頂之事業也滋畹自幼喜讀先儒書於朱子小學近思録深有所得反覆玩味而不厭余早知滋畹之可與適道幸從兹身體而力行之道本在人倫日用之間未嘗有出於知能行習之外隨處檢點察識擴充則可馴致於聖賢之域又講求經世理物禮樂兵農刑名錢穀之設施使全體大用皆備於我達則見諸事為為生民立無疆之福命窮則守先待後為百世

留不朽之經綸所謂宇宙之文章莫大於是乎遇不遇皆我事業併不必藉乎人之知已是即滋畹壁立萬仞無負知已之一日也區區帖括顛倒英雄歲月蹉跎望道未見言念及此可為愴然不知滋畹與余有同心否古來知已難得知已亦自難酬必思有出類超羣大慰知已之望者而後不負知已非徒感之而遂已也滋畹勉乎哉

鳴廬試草序

余東征返旆就試三山寧化陰子耳及裒其歷試所為文偕尊公琫素造余曰小子不忘知己之感且欲因自考證所學先後淺深願先生弁數言教之余曰然耳及令器是所樂為言也我來自東心神未定簿書羽檄戎馬戈矛依稀在目歸航復遇颶風幾覆溺者數四濤翻浪擊崩崖裂石之聲夢寐盈耳又以千里奔馳來茲就試百凡倉皇應接不暇且遲至還家可乎皆曰諾顧勿忘比余還家又下第未果尋以選拔入都就試京闈居

者行者均靡所賴至於仲冬月杪乃造三山又聞建溪水涸舟不可行闈期日迫難堪濡滯正在惶急不聊中忽憶耳及所屬文遲之久未踐約呼童張燈中夜起坐已而笑曰噫余何言古有治眼疾者自目病不能醫謂求者曰眼藥在架子上梓人擅國之工其床闕足而不能理以余久躓場屋而欲昂首伸眉論列應試之文章已有從旁而竊笑者況其荒疎冗雜奔走困頓于征途勞攘之中即言亦曷有當乎昔者應試之文有一定之造

諳有一定之聲價按神切脉戛玉敲金有識有度有聲有色有規矩繩墨揣摩元魁若操券而不可移易今也不然為之者既茫茫而不知所主取之者亦揺揺而靡有定見一日之長一時之合難如登天易如拾芥則純乎命之為之與人事毫無干涉也耳及而求為應試之文如是焉足矣他日主司擊節登上第操海内文衡亦綽綽有餘余自病不能醫將求他工而理床足無能為耳及進也耳及而求為名世之文則意者本之六經以

固根柢叅之左國史漢唐宋大家以壯魄力研窮程朱諸儒諄諄論辯之旨以清障蔀厚其氣味偉其聲光洗伐皮毛鎚鍊精髓浮詞弱調槩乎無所用之余雖不敏猶將援桴鼓以作其氣但恐不入時眼未必有補科名此中高下權衡惟耳及自擇焉如余之碌碌無成固可羞若飛蟲弋獲徒抱兎園一册謂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則亦甚可惜也士不學為聖賢祇欲以文章自表見已非余之所望況斤斤科舉之文章以主司意見為賢

否余亦烏知是戔戔而以此期耳及匡耳及之所不逮
哉質之吾友琫素其以余言為然否

鄉會墨繩序

或曰文章之有制義非古也制義取士不足以得人才
也余曰何居子姑言之曰制義始于宋衍于明漢唐以
前無有也支離訓詁斤斤抱繩尺不越儒先糟粕之常
既不足與諸子百家爭衡不朽而又束之以功令合有
司之意為中式而所謂主司者又未嘗有一定之繩墨

示人以必由稍竪論則病其高稍思索則病其深推陳出新則曰生曰澁立意稍別則曰奇曰怪矜鍊則以為造作刻劃則以為傷氣引用故實則以為餖飣雖有馬班韓柳之才亦聽浮沈于萬一不可知之數不幸而遭逢不偶即伊周管葛亦當終老蓬蒿制義不足以得人才如此無乃可廢乎余曰惡是何言與夫文以載道也道莫備于孔孟而發明于程朱制義闡孔孟之緼衍程朱之傳者也詩詞歌賦不可謂文秦漢唐宋之文名為

古不能古于六經語孟今之為古文者摹秦漢唐宋爾為制義者疏六經語孟精微糟粕則視乎為者之能不能豈制義之過哉雖有絶世聰明而不學為制義自詡作古文詩賦其中必有扞格難合似是而非之病其心思不細其經術亦必不醇國家以制義取士既可明聖賢之道又可純豪傑之心豈諸子百家所可同日語哉場屋廊廟之章必有中正和平昌明馴雅之氣象匪高匪深匪新匪奇錬不造作刻不傷氣鎔經鑄史不見餖

飣自然而然乃為中式豈無一定之繩墨哉即主司意見閒有異同卞玉隋珠或遭按劍枯木輪囷或器萬乘君子惟道其常修其在我昌黎所謂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者也言未畢而清溪李儀卿以所選鄉會墨繩屬為序余曰噫善哉此即一定之繩墨也

本朝巨公名儒皆從此出謂制義不足以得人才又不可也前車之軌轍後車之率由從繩則正天下所以無棄木也儀卿家學淵源潛心經史詰極純邃惜久困鄉闈兩中

副車未得遂所志昆弟子姪皆雋有司獨留此文壇碩果無一毫怨尤之意益修其舉子業令以此自繩即以此繩其後生小子且不忍秘于家欲與斯世共繩之可不謂知道者乎學者就兹繩也無怨有司有司執是繩也可告無罪于學者余故喜而為之序

思補集序

思補集者平遠尹黄君運滄公餘隨筆也取退思補過之義故所言多省身克已閱歷人情世故物理酌劑之

宜德性學問於此見一班焉余讀之覼縷喜也曰於戯君可謂知道矣世人沾沾舉子業以為極宇宙間之能事高者習雕蟲摹佶屈自命詩文作家大雅君子亦樂之不知文所以載道也必有益于天下國家身心性命乃為可貴詎徒以辭華而已應世之文非文也即名世之文亦未為至文也事不關經濟學術雖鏤金錯采終屬浮談言無補世道人心縱鴻篇鉅章究歸安用躬行體驗隨事省察內淑其身心外宜其民物斯有道君子

之所為不期文而文至焉程朱語録原不與韓柳八家爭工拙豈雄竒奥博鏗鏘金石曾平淡之不如哉芝草醴泉孰若布帛菽粟有功於人世也君金陵名下士於舉子業極精邃經經緯史氣静神恬書法詩文吏治皆留心講求固髙自位置不甘與世汨没者余方恨獲交之晚且惜其邑太褊小不足以展厥才猷而君皇然若靡及刻刻有寡過未能之思讀思補一集可以知其躬修之大槩亦千秋仕學龜鑑也裨補世道非同茍作故

弗辭而為之序

粤遊草序

辛亥夏五過平遠謁運滄黄使君官署小坐環翠軒綠樹紅花繚繞可愛有山泉從小溝西來循清池而東半畝方塘源頭活水紫陽師詩中景也故人相見情景倍增會使君令弟介青偕草衣居士自白下泛舟燕湖泝豫章踰筠門嶺而至所過佳山勝水歌嘯唱和有詩盈囊讀之甚快蓋余曩在京師素耳熟草衣詩名今歲春

初與使君晤對韓江旅館習聞介青學行二君皆余所渴想而願一見者片時駐足飈爾並集又得讀其所為詩高山流水鏘鳴金石仰視壁間古琴高挂而余情不知何適矣介青慨然援琴而鼓之為余操搔首問青天一曲音節凄清氣槪豪邁草衣詩云數聲遼海天邊鶴一段廬山雨後泉其斯之謂與遙憶太白善手明嶶澗松萬尋愁猿危叫失志之客淚淋沾襟平生學聖賢不灑窮愁淚然見介青寫聲發情於妙指亦覺悲凉雄壯

之觸我懷也旣又為余鼓關睢清平和樂優柔靜正美哉雍雍乎其諸家齊國治風化盛美太和洋溢宇宙間如追隨左周右名盈耳二南此心為之陶陶焉遂遂焉不自知足之蹈手之舞也琴心賦手二君兼之聞琴而知其詩况讀二君詩不啻拂白石而聆揮絃則粤遊一草鳥可以不傳哉運滄使君旣合其道上賡歌諸什為之序以問梓人且屬余更弁數語夫二君之詩之工加海外江山之助性靈品格使君已言之詳余惟再三雒

誦即以其琴序其詩其凄清之韻豪邁之氣如操前曲和雅之音靜正之調如操後曲傳之於世若巴之魚牙之馬移情爽心不知幾何人矣二君皆豪於飲當為我連浮百巨觥不知運滄使君有酒如泉否也

吳豳川時文序

鎮平使君吳豳川吾閩豪士也少工聲韻喜詠吟位置在儆之香山以上則豪于詩學晉唐書法腕力勁强使筆如千鈞之弩則豪于書辯論天下事詡詡洋洋髯眉

俱動雜以滑稽諧笑雖蘇張亦為卷其舌則豪于談與會所至傾瓶罍酌大斗𧇊然一噱若灌漏巵竟日夜不醉醉益酣目空今古兒撫一世馳名士鄉人謂之酒狂則豪于飲公車倦遊度嶺作吏歷五六巖邑皆以廉能著聲粤人有六縣蒼生一父母四年潮屬三神君之謡則豪于治予以辛亥夏五過鎮平讀幽川制義又喜其豪于文嗟乎予至今日然後知幽川能文哉曩在家鄉耳熟幽川名尚疑名下多虛士即見其試草鄉墨不脛

而走亦以為一日之長既屢聞建邵諸友推重懋川學行始渴思欲得一見又恐梓桑阿好未必盡如所云至入粤中與懋川共事乃快然信名下無虛而懋川之豪大為吾閩生色不可及也懋川之時文豈如世俗所謂文者云爾哉世俗所謂文皮毛焉已耳不知人身之有骨血也形體焉已耳不知人身之有精神力量也雖之不痛刺之不癢隨意增删不見短長徒以徼幸一日博懵然主司之知遇一經弋獲遂以為玉律金科此可令

君子見之乎幽川之文剥落浮翳直擣中堅見理明立論正法脈真矩矱嚴有明季之鋒棱而加之圓潤有國初之氣味而出之秀妍宜其為高下共賞也顧不必問世人之賞與不賞而後見幽川之豪即幽川亦何知世人之病已賞已而終無改於其豪於戲幽川真可謂豪士矣時文小道亦建旗鼓固知幽川哆哆揭揭無一事肯以讓人也幽川雖豪氣未除此詣已幾于純粹則時文一稿惡可以不傳哉余因鎮邑人士之請將梓其文

以行世聊弁數言遡川其為余痛飲一石揮長歌百韻相酬勿以余輕薄使君輒肆乃滑稽嗤余也

女學自序

天下之治在風俗風俗之正在齊家齊家之道當自婦人始昔周盛時淑女流㣲化行江漢降及鄭衛帷簿不脩禍延家國閨門風化之原自開闢以迄于今不可易也婦人善惡不同性習各異化而齊之宜莫如學古者男女皆有學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

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令其書不傳其詳不可得聞矣秦漢以來惟班氏女誡最為親切而章句無多學者少之劉向列女傳擇焉而不精鄭氏女孝經語焉而不詳若華論語便初學矣其詞俚無風雅之致女訓女史閨範女範之類補苴雜出難以枚述大約簡不能該繁不能盡鄙陋淺率難登經史之堂欲擇其一以為女學專書管窺蠡測未見其可夫女子之學與丈夫不同丈夫一生皆為學之日故能出入經史

淹貫百家女子入學不過十年則將任人家事百務交責非得專經未易殫究學不博則罔有獲泛濫失歸取裁為難女學一書烏可少哉百家衆技各有專師化原之地當若何訓廸防範乃既不幸不經聖人之述作以附四子六藝之末又不幸不得程朱諸儒講明采輯滙諸家之長而進退之與近思小學流布人間徒使深閨令淑若瞽之無相倀倀乎其何之此亦古今一大缺憾也鼎元少孤父書未讀窮愁困頓蠖屈逢蒿之間每於

人心風俗三致意焉竊不自揆采輯經史諸子百家及列女傳女誡諸書依周禮婦學之法開章總括其要後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分為四篇又于四篇中分章別類使讀者一見瞭然隨事矜式婦以德為主故述婦德獨詳先之以事夫事舅姑繼以和叔妹睦娣姒在家則有事父母事兄嫂為嫡則有去妒處約則有安貧富貴則有恭儉可常可變則有若敬身若重義若守節若復仇為人母則有教子為人繼母則有慈愛前子為人上

則有待下巫祝尼媼之宜絶則有若修正闢邪而以其餘者為通論此則婦德一篇之大槩也婦言不貴多要於當則有若勗夫若訓子若幾諫若守禮若賢智若免禍婦容貴端莊靜一婉娩因時則有若事親之容敬夫之容起居妊子居喪避亂之容婦功先蠶績次中饋為奉養為祭祀各執其勞而終之以學問各以其餘者為通論此則婦言婦容婦功三篇之大槩也識學粗疎見聞寡陋姑就其昭彰耳目者編次以便初學其近代百

十年間貞節義烈筆不勝書皆未暇載入慳縈也他若詩媛才女詠物寫情雖極工巧無關名教概置不錄至孟德耀之偃蹇斅夫阮新婦之捉裾停郎蘇若蘭之陽臺懷怨皆諱其瑕而取其瑜防微杜漸亦具有苦心焉或義例未符考據未確僭越之罪知無所逃然于閨門之道庶幾畧備或可以少補風化是亦世道人心所不可闕者也程子曰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願天下人各正其家以默贊九重肅雝之化風俗醇美家室和平鼎元將歌關雎麟趾

之詩拜手稽首而揚其盛云

平臺紀略自序

藍子自東寧歸見有市靖臺實録者喜之甚讀不終篇而愀然起喟然嘆也曰嗟乎此有志著述惜未經身歷目覩徒得之道路之傳聞者其地其人其時其事多謬誤舛錯將天下後世以為實然而史氏據以徵信為害可勝言哉稗官野史雖小道必有可觀求其實焉耳今以閩人言閩事以今日之人言今日事而舛錯謬誤且

至於此然則史氏之是非其迷亂於稗官野史之紀載者不乏矣臺灣雄據海外直關内地東南半壁沿海六七省門户相通其亂其平非於國家渺無輕重者致亂之由定亂之略殉難喪節運籌折衝皆將權衡其衮鉞以為千秋之龜鑑言焉而不求其實習焉而不知其訛鄙人所為懼也謭劣不才學荒識陋東征逾載躬歷行閒風濤戎馬磔鼠哀鴻執馘獻俘招降殄孽至於冞搜窮山綏靖番黎無不目擊手揮又或中夜聞警磨盾草

撽千里驅馳睇瞻要害廢寢食冐風露葢亦幾經勞瘁矣無一命之膺當贊畫之寄事定歸來淌船明月惟有全臺形勝治亂事蹟了了胷中所見所聞視他人較為切實則平臺紀略之作烏可已也據事直書功無遺漏罪無掩諱自謂可見天日質鬼神而或者以列憲稱名為譏是猶未知載筆之道者載筆所以傳信非一人一時之文天下後世共之而姓名尚不敢筆之書則過失在所必諱縱功績可紀亦等之諂語諛詞夫豈其可傳耶鄙人愚昧文不足

傳平臺大役事在必傳直道平心無為市井訛談所昏惑亦庶乎其可矣若夫鑒前車綢未雨施經綸措康乂有治安之責者諒早留心不待閱玆編而後得之也

鹿洲試草自序

余少薄帖括以為文辭末也帖括抑又末矣雖勉效操觚心弗善也顧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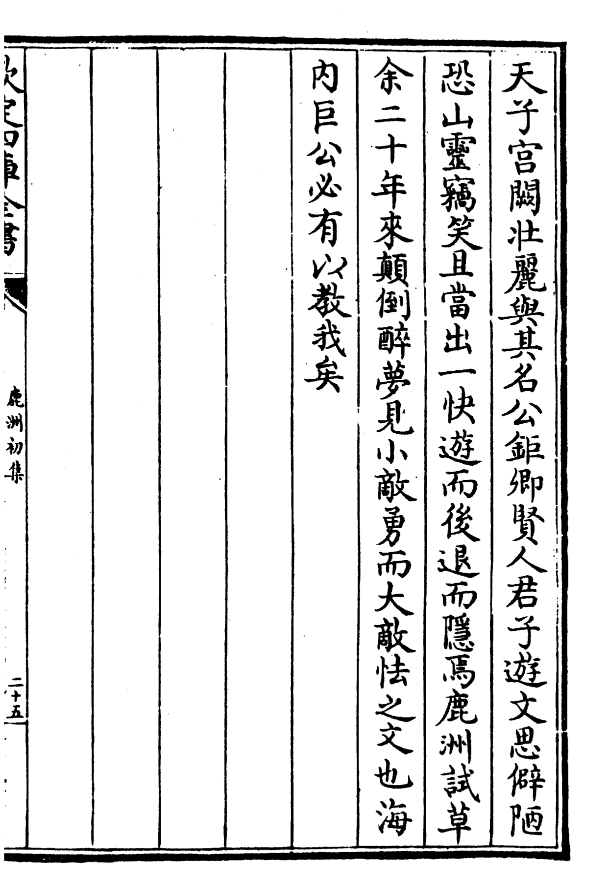
國家取士舍此末由即有君相特達之知奇才異能之薦舉鄉俗猶將以偏途病之而徵辟薦舉曠世罕逢雖

有經濟才能無以見諸事業於是俛首治帖括焉始則
喜成弘慶歴間之文既而以為儉也恣肆於啓禎兩朝及
國初諸公宏博深厚之作雖畫虎類狗栩栩然帚千金
爾四明廷尉陳公方宰吾邑歸安閣部沈公督學閩南
皆不以余為謬期許甚奢余亦高自位置惟慮將來
經濟事業不知如何科名可唾掌得也博覽揣摩安
意場屋廟堂之章必有清明廣大氣象欲言則言欲
止則止無描頭畫角島瘦郊寒之態故命意欲高措

詞欲確法脉欲真精神欲旺結搆欲圓氣度欲雅鍾鍊精純韻味悠永斯可以言中式矣乃博覽當時中式人文或迴然風馬苗莠並生余將安所適從乎一戰不勝就正先達迯曰太高則循途守轍為庸近之文弗售再戰不勝迯曰太實則振筆直書為機神流利之文又弗售三戰三北迯者亦倦隨興所之不求甚解或神疲喉格疎庸强湊懟恧累日不可告人幾幾乎售矣又以偶用經語一二字見擯遂不敢復用經史性

理六戰依然也韓退之所謂大慙則人謂大好小得意則小譏訶之余僅得其似大慙人乃謂小好小不慙則為大不好慙之又慙人終不以為好而余亦倦矣古人四十强仕余無聞焉少讀父書既傷孤苦長為飢驅奔馳勞瘁一歲之中無兩月之勤一月之中無兩日之靜强勉涉獵于窮愁呌號倉皇急迫之際生吞活剝而曰吾讀書吾為文不亦可哀乎余之所謂好與不好固宜其罔有合也令余不以衣食亂心得束其身於明窓靜

几夫亦何學不可成而區區帖括乎哉余将入深山結草廬求數畒之地而耕之茹蔬飽粥讀書著述數十年舍其末而務吾本焉天下後世皆我知已往古來今皆我事業何羨彼科名為耶然余聞太史公行天下歷覽四海名山大川故其文疎宕有奇氣今余生長天末雖嘗從軍海外出入風濤雷湧之中所見不過干戈戎馬磔鼠哀鴻與夫斮髮鑿齒刓耳文身之衆曾未能一造京師瞻



天子宮闕壯麗與其名公鉅卿賢人君子遊文思僻陋恐山靈竊笑且當出一快遊而後退而隱焉鹿洲試草余二十年來顛倒醉夢見小敵勇而大敵怯之文也海内巨公必有以教我矣

鹿洲初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鹿洲初集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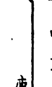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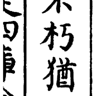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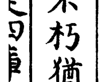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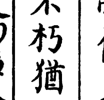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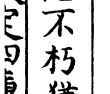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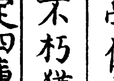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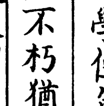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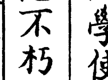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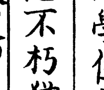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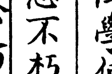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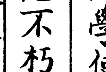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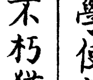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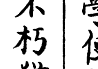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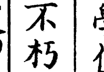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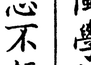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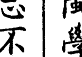
送宫詹沈心齋先生還浙序

浙西沈心齋先生曩以宫僚來督閩學清公明慎為有閩學使第一還朝者四載矣閩人思之甚搆祠勒碑用志不朽猶云未足為報也歲己丑先生以歸省之暇重









遊閩邦邦人士喜躍欲狂如赤子之依父母日於名勝地集良友鋪几筵以娛先生先生顧而樂之分韻賦詩張侯較射登道山望滄海拜九賢書院上平遠臺出西寺泛舟西湖乘風荷亭之間凡榕城古蹟名勝及時人園榭亭沼諸生無不奉以遊遊無不醉以歸如是者匝月將行諸生把袂牽衣復為强留數日或奉將錢幣或解刀劍琴書竹石玩好山蔬野品隻雞樽酒各以其意致慇懃先生雖固辭不得也而輿泉汀漳之士日望先

生辱臨以壯山川之色伸尺寸微誠者竟不可得喁喁怨慕亦各携筐餽贐寄遙情于千里之外且囑後日來閩無獨棄我南州為也是時鼎元家居去會城八百里倍道疾趨六日造謁至則刻期登舟矣倉皇再拜悲喜交集因念昔者先生督學閩南鼎元獨蒙國士之知追隨三載丙戌一别四易星霜曾不能有所樹立以慰先生之望加以雲山遼遠覿面無由於今始得一見而招招舟子鼓棹欲西生非草木何能為情於是隨至武夷

同行七百餘里目覩先生所過富沙南劍諸州多士迎送懽閧慇懃欵洽不異所聞於三山者始知古人所謂廉吏不可為者之妄也人當涖官據要時雷厲風行何求不獲迨事權巳謝有靦面目不堪復對此邦之人即中材以上有恩澤於人者事後重來其慇懃欵洽不過數人而巳孰能使九郡一州六十縣之衆人人踴躍如一心哉先生昔日在閩之苦鼎元身親見之而先生毅然不回及事竣還朝蕭瑟難堪愛先生者莫不以太自

苦為憾觀此日之行樂乎否耶人生富貴不啻浮雲金穴寶庭於今安在先生雖自苦於一時而名且流千百世邦家之光豈獨吾黨之幸乎特恨鼎元不能同至淅西又將匆匆别去也黯然銷魂潸焉出涕未知侍側又在何日敬書數語以送先生之行

送陳少林遊吳越序

吾友陳君少林將遊吳越鬻田質衣拮据百餘金以行同學諸子追而送之邑之郊餞焉少間有執爵而言曰

拙哉先生示富耶寒士出門携數寸不律襆被一囊足矣必效富人載金而出能遊者有幾或曰方今世路氷清當道貴人不忍以財帛汚君子遊者所至擁篲迎門鞠躬揖讓及其歸也兩拜而別耳長汀黎娓曾先生每聞遊客歸來必問被囊在否在則酌酒相慶君無乃鑒于此故預為之備與陳君笑未有以應藍子曰噫君之為此有所為也君昔在襁褓尊人寓居東粤與會稽林漢冲公友善君二歲喪母尊人以托于林未幾尊人又

没林撫君如已子教之讀書成立及君伯氏元戎公擁旌節于粤始以君歸而林公已卒君經紀其二喪既復負二骸同兩尊人柩還葬于浦林公有孫在會稽君庚寅遊越當事有餽君金者君傾囊與之令拮据此行將為更置桑田數畆非漫遊之謂也或曰君家未有足食之政而遽為此舉人情乎陳君愀然太息徐而應之曰噫吾之為此非得已也吾少受林之恩不啻父母向者尚思改葬二柩還諸會稽冀得稍稍有力將經理其家

以厚為報今年逾半百功名二字淡若浮雲筋力日以就衰後雖欲行難矣吾非不恤吾家顧念饑寒吾素即不為此亦無解於饑寒藍子曰嗟乎古道之不存久矣負恩寡情皆由富貴未有責及貧賤者夫惟吾黨能人之所難斯世道人心賴柱礎耳君才具優長文詞古雅不屑意于非道之富貴而情義之間若此亦足覲矣予與君同受業于廷尉陳公閣部沈公之門君此行將由會稽而鄞水存問吾師廷尉之家又將過浙西湖苕雲

哭吾師沈公靈次為漳郡及門致諸祭軸誄章是則予小子所傷心内慹臨風隕涕者也稽首丐君子二師之前為予小子多一拜焉秋風瞬息鼓棹遄歸或兼程入都就試京闈一展平生經濟報二師平昔之望吾知林公九原其喜更有大焉者矣因書數語以送其行時庚子莫春三日也

送林仲謙之陽曲序

仲謙如晉應沈陽曲聘也辭家七千里劍佩長征將由

粤而豫章歷江漢經鄭衛以至太原同學諸公出邑郊三里送之得仙橋賦詩酌酒為別仲謙意氣豪上無黯然銷魂色斯遊也可謂壯矣秋髙桂馥奪幟燕臺春日杏花驤首王路在此行也夫士君子一舉一動必思有益於人目之所觸足之所履皆有痛癢關心之處吾聞陽曲古晉陽地繭絲保障事在人為沈君賢且能必有以擇乎此仲謙經濟才長得與朝夕談論揣摩民間疾苦晉之窮簷其靡不周乎在上體恤一分則民受一分

之賜不特物力為然民隱尤甚顧仲謙與賢主人共存此心以為陽曲之幸此行為不虛矣是為序

送謝古梅太史還閩序

太史謝古梅謁告將南歸同學榮其行也為詩若文以送之於是鹿洲藍鼎元慨然嘆曰噫美矣良友之行余亦安忍默也顧以浮華之辭則不能揚頌之辭則不必離愁別緒亦近婦孺氣非所當言思惟朋友之義有善相勸勿謂余為迂余亦達其情太史曰善試言之鼎元

曰太史於詩為伯於文為匠於字兼晉唐宋元諸家之長志高而行篤學博而才宏令之三代士也余惡乎言諸年少而壓羣英排金門典一代鴻章鉅制海内方以燕許相推重忽興將母之思足亦解趨移疾有辭令將扶笻杖趨桑梓開竹廬於道山之麓板輿萊袖以林泉詩酒為養志人生勝事無有過於此者余惡乎言諸雖然太史好學者也行矣為鄉先生請與言吾鄉之學吾鄉前哲自龜山得伊洛之正傳歷豫章延平以及朱子

斯道燦然如日月經天淵源可得而溯也建陽游定夫與龜山同出程門武夷胡康侯則程門之私淑也傳二子為致堂為五峯而從子籍溪與劉氏屏山白水皆嘗為朱子之師可謂盛矣朱子傳之蔡西山九峯黄勉齋陳北溪李果齋諸先生而浦城真西山又朱門之私淑也有宋閩儒甲於天下爰及元明以來亦有熊勿軒蔡虛齋陳剩夫稍稍絶續吾儕生先儒之鄉可令鄉人不知先儒之學乎憶侍中丞儀封公倡開鼇峯講席爾時同

學諸君子彬彬一堂曾幾何日遂成疇昔余不肖固不足道其他皆以事業功名顯於此事寂寂鮮聞惟蔡梁村先生一繼皐比不憚大聲疾呼以成就後學為已任令仕宦於朝又無暇此太史之居則勉齋故里近鼇峯若彼其甚也余不能無厚望焉詩文詞賦真草篆隷之學偶爾適情游藝焉則已必孳孳矻矻日夜以求極其工則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矣太史于此數者既並臻絕頂直造古人之奥域顧自今勿復以此為意專一心

志於聖賢之學誘迪吾鄉英偉之士使皆篤學力行人人有不自暴棄之思又相與講求經世理物兵農禮樂之經濟使皆有體有用達可為國家之名臣窮勿墜閩學之宗風則太史之功大矣俗士狃於見聞以科名利祿相矜高與之言聖人之道則駭為狂且愚不知道非高遠即在人倫日用之間臣忠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居室朋儕洽比一舉一動皆有當然不易之則夫誰能出吾道之範圍乎饑而食渴而飲人人皆然也而食所當

食飲所當飲即道也異學以窈㝠昏默虚空影響言道似人生綱常倫紀之外别有憑虚髣髴之一物是以終日言道而無可捉摸言悟道而歸於惝怳善乎朱子之言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仁至義盡則已為聖賢矣此無欲害人無穿窬之心學者敢謂自已無之乎而不敢學為聖賢是

立志欲害人欲穿窬也聖賢未嘗難學人人皆可以勉而能而特不許浮偽者之矯托于其間若外談仁義而勢利若烈火之焚心貌似篤誠而胸懷若鬼蜮之變幻此等為吾道之害有甚于釋老異端辟而闢之廓如夫非吾徒之責歟太史榮名既成蒼生未迫乘茲寬閒之歲月知必有以闡明絕學大為功于吾道者道固在躬行不在詞說而欲傳之來學則不得不費詞說太史安得獨吝也禮於名當諱卑不可以名尊賤不可以名貴

然二名不偏諱記亦有之余不敢避世俗之嫌請太史思當日父師命名之義太史名道承當不以余言為迂而必求名稱其實乎吾友林洙雲績學精深踐履純篤天將使與于斯道也是故老其才於有用不忍以科名利禄早紛其力量而淆其志氣蓋所以待之者厚矣幸併以余言告之

送李司諫觀察江西序

今天子重民生國計之任慎簡名卿士為牧伯於是大

司諫樂亭李公承命觀察西江綜理糧儲諸務公畿輔名儒為吾師儀封先生丁酉京闈弁冕士先生以絕學屬之戊戌捷南宮簪筆侍從癸卯甲辰分校禮闈者二典江南鄉試者一所得士皆卓卓有聲

天子方開言路崇正直遷公諫垣乙巳擢都諫天下想望風采將頌公為名諫官甫越月而又有此行蓋

聖主愛公之深用公之速而西江獨蒙嘉惠何其幸也夫觀察表率守令佐制撫宣朝廷政化為一方上下樞

軸所係甚重守令弗能其官觀察得更張之制撫弗便于民觀察得匡救之依阿詭隨無所建白則負

當宁簡任盛心若有意自表孤貞棱棱圭角亦非協恭和衷同舟共濟之道膺斯任者良難矣況糧儲民生命脉國家本計取於下者留不盡之脂膏藏諸官者絶侵漁之雀鼠管鑰流亞乃足以與于斯

天子知公精明渾厚有經世理物之才不得不暫移股肱耳目為民間調燮元氣公之行也正已率屬以匹夫

納溝為已任有體有用不隨不激展布歲月之間當必大有可觀者余與公雲泥迥隔而所學同師亦有榮辱相關之誼不自覺舉手加額為吾道幸也抑吾聞西江多君子鹿洞遺風於今猶昨公得無有儀封師之志乎振興絶學長育人材所以報聖天子知遇為百年民生國計造無疆之休豈區區目前云爾哉於其行書以送之

送勞尊三令昭文序

吾友漢陽勞尊三以詩若文雄江漢壯歲捷南宮或尼之因困滯未得行所志乙巳秋中
天子以江南財賦重地新析蘇松間十三邑政繁局創非才長行卓不足以勝厥任於是宰相薦其能而尊三得昭文以去昭文距姑蘇未百里分常熟故邑之半似無難治然歲徵租賦較貴州一省尚加其倍有奇草昧初開百務創始一日精神當周數世以後為之亦良難矣且邑令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于子養之教之燠寒疾

苦事事關心豈徒催科云爾哉然江南所重首在催科晝夜敲扑號呼達旦歲末能完十之六七雖有卓曾不暇煖席此其間豈盡民頑亦為之未得其道也余聞江南之弊惟在册籍不清户無真名畆無真額其民亦無真欠或田已鬻十數手而額糧尚留本户為𢦙價勒贖之基收糧經手侵漁之地或細民畏官吏苛擾以糧畆附豪强户内者有之又有包攬代兑之弊吏胥役隷欺隱之奸輸糧者一人乾没者數手此之為害不可紀極

而刑杖輕重民役不同以役笞役百千不覈官有敲扑之名役有為民受責之功民又有出錢為役養板之困於國計毫無裨益也以君聰察必能灼知利病湔洗舊習與之更新昭之民其有厚幸乎愚謂他務未遑必先為良法以清其冊籍使人有真名名下之糧有真額然後可按籍而稽完者真完欠者真欠為良法以催其輸納去包收代兌欺隱之弊尋常比較敲扑一概勿施則必使之畏使之服使役與民俱不敢犯而後刑不

濫而法必行而又以時廵行阡陌與老農課晴諭雨問苦樂勸耕桑作興學校萃文章經濟之才為書院以教育之沙汰僧尼使消怨曠旌賞孝弟義烈存卹孤寡搏擊豪强使民惇厚案無停牘訟無久累訟師蠧盜盡法鋤除而又教民齊家使風化起于閨門一變其入寺燒香出郊嬉遊之故習余今贈君以女學一書君其為我播而行諸否訓方型俗良有司之事也為民父母子女皆當教誨君無以余言為迂也君才具有餘牛刀割雞

無足措置多謀而兼以能斷慎重而濟以剛果他日宰
天下亦若是焉已矣君必大有以報
天子宰相之知非鄙人所能測識顧余猶不揣妄昧以
區區芻蕘進者朋友責善之道不以臨岐别緒浮詞贊
頌為長諒泰山河海不以土壤細流而厭之

請修補普寧形勝序

從來氣運之盛起于人心文物之興由乎衆志故湮鬱
將開必有人焉起而振之譬如燎原之火有鑽其燧而

為星星之然者然後焚山烈澤光輝照乎四國是知事無大小為之則成欲之即至人心之專一即為造化之感通未有能限之者也古稱人傑地靈謂地靈可挺人傑之生亦人傑能補地靈之闕二者相因詎可以人事不修而徒咎山川於造物哉普邑山川秀美土田沃衍雖彈丸蕞爾可云樂郊而文物未興大雅弗作無論仔肩道統經天緯地之儒吾不得而見即文章科名尋常泮璧之士亦寥寥晨星不及他邑一村落焉建邦啓土

數百年無有留心及此一從而振興之者良可嘆也論者惑於青烏家之説謂巽地文峯弗起溪水來短去長河隍焦乾地理淺薄永無文物之望余曰噫此可以人力補之耳因相度形勢邑東郊崑安寨居巽方小山隱伏奇石虎踞古為文昌祠故址今祠移邑中可建文明閣於上昻凌霄漢以當文峯中祀濂洛關閩五先生旁設學舍百十楹為普邑人士讀書講學之所榜曰文明書院人事與天工並至則文物之根源也水口石潭山

亦為巽地建急水塔山巔作中流底柱使河行停蓄不患去長又有文峯挿天之勢命其名曰文峯塔以明余之所建特取聳秀壯觀與迷惑于浮屠邪說者不同也學宫之前舊有泮水宜清深今沙淤為陸當疏濬之凡城中大小溝渠城外環繞濠水一槩開通使舟楫可行如人身臟腑通達脉絡分明血氣周流無所滯礙則四體自然堅强百役自然從令蓋有諸中者不待外求環城皆水又不患其來之短也余涖兹日淺越俎潮陽屈

指一歲之中治普纔兩月耳萑苻既清雀角亦馴此一變至道之鄉余固樂其民風之質也潮之文物視茲百倍余治潮之苦亦視茲百倍而功利夸詐不可救藥竭晝夜鋤荆剪棘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尚未能一變至曾余于是亦遂忘其為普之余凡普事弗遑經畫非獨於潮厚而于普薄也幸年歲豐登萬井盈寧余得偷潮冗之閒為吾普培禮教信義之俗欲與普士興正學必先為普人壯志氣峯高水深地理淺薄之患吾知免夫余於

潮有棉陽書院於普豈可無文明書院祀濂洛關閩諸儒讀濂洛關閩之書人人有為聖為賢之志他日英才濟濟詩書禮樂直紹鄒魯而文章科名之號為文物又其所操券而貌焉小者也但土木之興工程浩大濬河築塔建高閣而開書院自笑清俸無幾未免有奮力負山之虞遂伯玉恥獨為君子余敢不與斯邑搢紳先生好義樂施諸人士共之語云衆擎者易舉集狐成裘積簣成山諒諸君必有同志不待余之贅也姑弁數言以

當鼛鼓

重建茗南書院醵金小序

漳之有茗南書院為吾師心齋沈公生祠師來視學既明且清為有閩學使第一文章意氣入于人者深矣書院舊在西河登仙宫側頗簡陋十餘年來吾黨愍焉乙未冬十月更卜地龍門山奇特爽朗怪石嶙峋可愛甘棠蔽芾其間有合周人思名公之義僉曰吉問其主則吳及蔡若黄若潘若劉五姓六七家之所寶而弗售者

也聞欲建沈公祠六七家者皆欣然願各廉其直遂購之鳩工庀材版築丁丁中堂輪奐成且有日而堂之前後舊屋宜清新楹宜構俱有待經營焉門徑邃然又廣大可容駟宜建築西南學舍七八間宜葺治山之上議建清風亭古樹森陰鳴聲聒耳緑野清溪繚繞城下為郡中第一名勝宜捄度規模已定需費浩繁集腋而裘是誰之責與吳蔡諸君聞風者高義且爾況在吾黨其又何説之辭敢請同志共襄盛舉勿以貧富較量各盡

心力拮据使苕南勝蹟與紫陽鹿洞並垂不朽龍門之山聲價十倍矣

方輿小序

有邦國必有圖籍自古為然蓋方域之廣蒼黔之衆數治者不能躬自遍歴也因為圖若書以統貫而條理之不出戸庭周知天下之故大政遠猷皆從此出是以周禮大司徒掌以職方而聖人見負版者式之重矣後世所謂圖山水畫卷耳望之蔚然可觀按其東西南北且

有十九不合者即位置不甚剌謬而圖固不能言也代之言者率又浮光掠影語焉不詳求其談之歷歷如聚米畫沙可按而行渺未之見也潮郡嶺表名藩屬縣十有一煌煌井疆較虞周大國不知幾倍大山大海幅員雄壯播之輿圖上登天府詎徒為美觀哉將於此求治道焉疆啓自漢歲閲二千兵燹既多滄桑屢易經之營之有居重馭輕之要有控制調劑補偏救敝之宜必待脂車秣馬跋履山川而後議䢖磐石將不勝其勞矣兹

編方輿具有苦心披閱之下十一邑提封形勝阨塞險易苞桑户牖瞭然心目之間其所謂指諸掌者乎一方清晏百代治安按籍而定焉可也志方輿

城池小序

有城有池國體也鑿斯築斯王政也若曰徒以固圉則時際隆平夜扉不閉安事此乎然設險以守大易垂象原為太平無事者言之春秋以苫為戒惡弛備也潮郡故皆石城濠流環繞金湯壯矣都村綦布擁衞如雲既

泱泱乎表海亦惟勤修時政使地利與人和並興庶於
國體有合焉志城池

兵事小序

潮郡山深海闊宵小易於出没依古以來兵事多矣舊
志謂山魈易撲海寇難靖蓋有鑒于當時鄭氏父子祖
孫竊踞臺灣蹂躪邊疆故為是懲羮吹虀之言耳山藪
腹心重地脫有莽伏詎可以為易而忽之善用兵者先
治内而後治外使吾民安業樂生尊君親上峒崖樵牧

含鼓嬉遊雖有海上遊魂寧敢窺吾圉哉況今萬里波澄島夷効順究孽絕踪向之飆濤破浪為我民憂轉而百貨流通為我民利斯亦千百年來僅覯之隆平也民生不見兵革守土將怠而驕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因縷述寇變撻伐諸事使凡百君子觸目儆心咸知制治保邦當有憂盛危明之意焉戒衣袽籌未雨非曰迂遠而不切於事情也志兵事

人物小序

潮郡山高海闊幽竒雄壯磅礴鬱積之氣鍾為偉人為傑士固其宜也昌黎過化天水奮興而後趙德海陽人韓愈刺潮州時攝海陽尉為衙推官勾當州學時稱天水先生文章行誼星炳雲燦蒸蒸然盛矣聖朝教養百年君父求賢若渴誘掖奬勸造就多方雖木石猶將鼓舞況具有血氣心知之性而誦法聖賢者乎官無論大小立忠者貴人無論窮達砥行者傳讀斯編者頑廉懦立思欲為邦國增光駕古人而上之鄉士大夫之責也樹之風聲激厲培植使成人有德小

子有造地方司牧之事也匪誇既盛用勵將來志人物

孝義小序

孝庸德也義者宜也人無此二者吾以毛角目之矣尚儼然命爲人物哉人物有志孝義該焉何事多爲差等乎曰然何以處夫山農閭巷目不辨之無未得躋人物之數者孝爲百行之原推其極可以格天地洽神明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故聖人以是爲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雖以堯舜之道不過孝弟而已若非其義

也一介不以取諸人千駟萬鍾視同唾蹴至於急病讓
夷敦解推之誼事關家國頂踵可捐詎得以韋布少之
孝義之于人大矣哉潮雖僻處嶺嶠而雞豚旨甘封股
廬墓人有同情或貲財可共或忍飢不食非義之食或
出入萬死一生救全城旦夕之命固亦卓卓犖犖不㦲
與草木同朽者潮之孝義大概可覩矣沐浴聖化日漸
日深將見孝里義門遍鄉村而皆是太和洋溢於變時
雍安能量其所届乎志孝義

流寓小序

名賢所至山川生色瞻丰采者如快覩景星鳳凰雖世遠年湮猶將後為勝事焉潮處嶺外蠻烟瘴雨之區自古以為罪臣投荒之地氣運日昌化草昧而開文物海濱鄒魯錦繡江山駸駸乎與上國爭瑰麗由是偉人君子無不來遊迹來歌以擴其胸中幽奇曠朗鬱積雄浩之氣而寓公輪棹踵相接矣其以譴謫至者若常袞李德裕趙鼎等十數公既以廢置諸賢附於名宦之後居官

無慚于君國雖竄謫猶陞遷也今玆所紀皆屬遠遊亦有貞臣烈士崎嶇于風濤崖谷之間提兵集旅究同傳舍則皆得以寓賢列之嗚呼乾坤正氣蔚為正人在一鄉一國則為鄉國之光足跡徧天下天下人皆欲私而有之若蔡京秦檜子孫且不以為祖況他邦逆旅車轍塵雖之汚人乎讀是編者流芳百世之心勃然興矣志流寓

風俗小序

千古治化全在風俗故觀于鄉而知王道時雍風動則
為唐虞澆薄嚚凌則為季世唐虞叔季豈以古今論哉
風俗異也潮自昌黎謫守是邦士篤文行民稱易使海
濱鄒魯可謂隆矣千有餘載時異世殊流風日下習俗
因之忽變忽踁亦儒亦釋強悍慆淫功利夸詐兼而有
之隸卒廝于搢紳逐末多於務本鄒魯之風邈哉替焉
幸賴我
皇諄諄教化

聖諭廣訓月吉宣傳㕦溢窮鄉聞道鐸而蒸蒸興起一
變至魯一變至道於以幾于時雍風動何難乎夫奢示
儉儉示禮風行草偃端屬何人承流宣化之君子精神
命脉不可一日不在於斯也志風俗

物產小序

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地九穀六畜有别管仲相齊以
五施别五土蓋盡地利窮物宜以導民樹藝而安居後
此經天下者皆勤勤于物產為萬姓阜財求而利器用

焉五方風氣不同所産亦異潮處南服霜雪罕到四時皆春草木敷榮禾種山巔者有之蔬果之類出非其時海錯繁多雖更僕未可悉數也若夫瑰寶竒珍來自南交外域於潮何有焉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惟土物愛厥心臧因所利而利之重物力以淳民風則樂業安生飛潛動植之間皆有王道志物産

古蹟小序

探竒問勝懷古情深非陳跡之可傳亦地以人重也潮

處天涯未覩三代之車轍既不得與魯衛齊秦並誇聖賢芳躅然而一隅之地亦有名區昌黎之鄉校雖湮紫陽之遺踪尚在聞其風者猶將頑廉懦立矧身履其境而低回憑眺乎忠臣孝子名流碩彥撮土片石皆足動後人觀感之思其蹟存即其人存也不然瓊枝玉樹金谷瑤臺亦等諸荒烟蔓草已耳君子覩古人遺蹟當思為其可傳者夫志古蹟

雜記小序

志以雜名紀軼事爾譬諸歴此其閏也方諸易此其雜卦也搜羅今古凡書不盡言言不盡傳耳目所未經意想所不到者皆雜也茍可以擴心胸資談助無論洪纖曠渺胥為錯綜以出之要不使離經畔道以新奇而或失其正焉倘一言一行有裨彝敎則以天球大訓目之矣齊諧可志常存子不語怪之心經正民興斯無邪慝可曰寓言無關于世道乎志雜記

藝文小序

道之顯者謂之文子贍言為文必與道俱朱子非之謂其視文與道二也後世以學文學道為兩途如氷炭之不相入雕琢辭華鏤金錯采靡然于倫理經術之外而命之曰文自以為登韓柳之堂排歐蘇之闥矣或摭古字使人難識掇拾梵音矜心高妙由君子觀之曾涕唾之不若耳潮中文學有昌黎為開風氣自是名賢接踵極嶺外文章之盛輓近學者多規橅六朝排蹋瑰麗振秀揚華人人家有千里焉若夫經世理物發揮至道有

益于天下國家身心性命之文與夫起衰式靡古雅高清之韻海潮雄浩之觀則所望于此邦作者匪細也腐生災石頌德稱功市儈操觚丐羡謝炙及無關潮地風土民物者雖佳不錄其在舊志所存則亦未遑淘汰諒有心目當能辯之志藝文